

姜孟之 著

借 读 生



童出版社



90222749

借读生



责任编辑：江 兵
封面设计：宣 森
插图：袁 耕
版式设计：康 宁

借 读 生

Jie Du Sheng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8 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5.625·插页 6·字数 129 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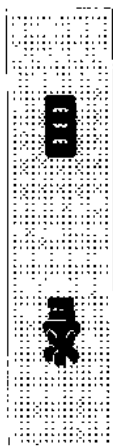
ISBN 7-5319-1636-3/I·389

定价：9.80 元

姜孟之 著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年·哈尔滨





“偷”林蛙	
——王猗子系列故事之一	1
巧治松毛虫	
——王猗子系列故事之二	6
“放火”	
——王猗子系列故事之三	11
学打猎	
——王猗子系列故事之四	18
采山菜	
——王猗子系列故事之五	29
学淘金	
——王猗子系列故事之六	39
“下海”	
——王猗子系列故事之七	46
借读生	56
劳模少年	68
学说“谎话”的杨小虎	74
并非都是“小皇帝”	84
一辆大客车	94
一本顶破的书	98

大黑	
——水灾故事之一	[103]
带泥的国旗	
——水灾故事之二	[106]
会水的孩子	
——水灾故事之三	[109]
把失去的找回来	[112]
飞龙飞飞	[144]

王弢子小小年纪就背上了 衩。哈！是在捞林蛙。
一口大黑锅——偷林蛙。

王弢子考上了中学，上下 林场的保卫干事李凤林。他俩
学每天都得过一条河，翻一座 走到跟前，只见李保干把捕到
山。春天到了，
雪化了，河开了，林蛙在“呱呱”地欢叫着，
它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叫声将会
招来杀身之祸。

一天，王弢子和小山子走在放晚学回家的路上，他们已经翻过了山，该过河了，却发现上游拐弯处有人在河里弓着背一下一下地做着“捞饺子”的动作。

“咱们去看
看！”王弢子说。

“走。”他们俩正了正书包
(有新举动时总是这样)，快步

地走去了。

看清了，那人穿着胶皮水 面袋子林蛙，水滴着，蛙在一



王弢子系列故事之一

的林蛙装进一个
灰面袋子里，林
蛙在袋子里面一
拱一拱的，四面
出击，想冲出来。
王弢子说：

“老师说不
准捕林蛙！”

“老师说什
么干我什么事！”
李保干说。

“老师说，
林蛙1天能吃1
两虫子。”

“那又怎么
样！”

“老师说，
虫子吃树、吃庄

稼。”

“3个月不开工资，我吃什
么？”

李凤林用抄篓子把攥着半

RBM 7/11/12

鼓一鼓地难受地拥动着，胶皮水衩“哗啦，哗啦”地响着，李凤林向林场走去了。

王彗子和小山子也跟着往回走，看着面袋里的可怜的林蛙，他们估量了一下自己的能力，觉得救不了它们。李保于是管林蛙的，在这里是告不赢的，这是他的天下。向上告，不等告出个名堂，这些林蛙就变成人粪了。

“偷出来！”王彗子和小山子几乎同时这么想。

他们俩侦察了一下，发现李凤林把林蛙放在仓房里，仓房的一面墙是院墙，是用板皮钉的，起下两块板皮就能把半面袋林蛙钩出来，然后把它们放进河里去……就这么办！

“我家有钉起子。”王彗子说。

“我带铁丝钩子。”小山子说。

“晚上8点在这里集合。”两人约好了。

8点王彗子准时到了，小山子却没到。王彗子着急地等啊等，一节课的时间过去了，仍不见小山子来。王彗子只好去找小山子，小山子正在家写作业，见王彗子来便说：

“咱别管那些林蛙了。”

“咋了？”

“我妈说，学生的任务是学习。”

“你同意了？”

“大人说得对，我妈说现在人都在为自己，做什么事都得想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咱偷出了林蛙，放了，对咱们有什么好处？他们吃林蛙对咱们又有什么坏处？再说了，咱去偷若是被人家捉住，还不得说咱是小偷哇？我不去了，我劝你也别去，林蛙又不是咱家的，去救林蛙，还不如安心做自己的作业。”

王彗子觉得小山子说得也有些道理，踢着小石头回家了。一到家，他没心思脱衣服，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他好像看见了李凤

林把林蛙倒在一个大盆里，又放了些盐“煞”，林蛙吐着白沫子难受地乱钻。不一会儿，李凤林又把一只只林蛙放进了翻着滚的水锅里，林蛙抽搐着四肢……王猴子突然醒来了，坐起来半天才明白是一场梦。他下地操起钉起子又向李凤林家走去。

林场的夜很静，满天的星星，远处有零星的蛙叫声。王猴子来到李凤林的仓房外，贴着墙听到里面有“咕咕”的蛙叫声，屋里有搓麻将的“哗哗”声，他们是等搓累了好拿林蛙下酒。王猴子用钉起子慢慢起下两块木板，又用起子钩起装林蛙的面袋子，慢慢地把林蛙提起来，他用手抓住后，转身要走，可是他没走，一个高个子的人站在了他面前。细看是李凤林。

“你偷我的蛙？”

“我是想放了它们。”

“小小年纪干出这种事！”“啪！”一个大嘴巴。

“我是爱护林蛙。”

李凤林夺下装蛙的口袋和钉起子，愤愤地说：“滚，你这个贼！”李凤林也怕把事情闹大，就放了王猴子。

王猴子从此背上了贼的黑锅。全林场的大人孩子都知道王猴子起了李保干家的仓房，是个贼。

王猴子家在塔头甸子里垫出一块有四铺炕那么大的块园子，种上了土豆，王猴子下了学，除了做功课就去侍弄园子。他在地中央挖了个池子，园子周围插着密密的柳条子，贴地围着1尺多高的塑料布，园子门上了锁。王猴子捉到林蛙就放到园子里，周围是塑料布围着，想跑也跑不了；王猴子的园子兼做了林蛙养殖场。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夏天来了，土豆秧子封垅了。花大姐雨点似的向土豆叶子上落。绿油油的土豆叶子几天就变成了褐色的，成了布满眼儿的筛子了。面王猴子家的土豆叶子仍然翠绿，

没受一点损害。怪了！林场科普小组来到了王弢子家的园子里考察。李凤林也夹杂在其中。王弢子打开园门的锁，考察小组进园子发现林蛙在园子里像练跳远跳高似的，蹦个不停。蹦累了就向园子中间的水池里跳去，发出咚咚的声音。

“这个池子是干什么用的？”科普组长问。

“是林蛙的游泳池。”王弢子说。

“真有你的。”科普组长拍拍王弢子的脑袋说。

园子里一个花大姐也没找到。

说话间一只花大姐直升飞机似的从天而降，稳稳地落在了一片土豆叶子上。没等这只花大姐用嘴去咬土豆叶子，一只林蛙跳起来，伸舌头把花大姐卷进了大嘴里，然后又跳到“游泳池”里把个眼睛、嘴巴露出在水面上，做了一次绝妙的捕食表演。

科普组长高兴地说：

“这里阿姐少，蛙哥多，土豆叶子才完好无损。”

“这里的林蛙在闹饥荒。”

“园子外花大姐多，林蛙少，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了。”

“王弢子，”李凤林说，“把你的林蛙借些给我用用吧。”李凤林捉了十几只林蛙放在自家的土豆地里，林蛙不一会儿就四下逃走了。

“林蛙记我的仇了。”李凤林说。

“林蛙不会记仇，虫子多，蛙少，林蛙很快就吃饱了。”王弢子说。李凤林家的土豆叶子还是被花大姐吃光了。

秋天到了，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进了林场大院。车里坐着王弢子的老师，他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市里召开了爱护野生动物先进人物代表大会，王弢子被评为爱蛙模范了，市里派车来接王弢子去开会。”

“偷蛙贼”变成了爱蛙模范，惊动了整个林场，人们纷纷前

来送行，有送花的，送水果的。李凤林也来了，他提着一把钉起子来到王彘子跟前说：

“彘子，还给你，带上！”

王弢子家的北山被红松林覆盖着。他听爸爸说，红松是珍贵的树种，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小兴安岭、长白山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才有。

王弢子家北山上的红松林是片母树林，红松3年结两次籽儿。松仁是高级营养品，可是在这里不准吃，吃掉一个松籽儿，就是吃掉一棵大红松。林业工人把打下来的松籽儿育成小树苗，再让它们长成大树。

王弢子坐在炕上就能看到母树林，有时还能看到狍子、山跳在那里出没。

王弢子每天早晨醒来睁开眼首先看到的就是红松林，一年四季都是墨绿墨绿的。冬天，地上是白皑皑的积雪，墨绿的红松站立在白雪地上，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到了春秋季节，红松林里的地上铺着厚厚的松针，像海绵，走上去喧腾腾的。王弢子常常和小朋友们到松林里玩，那高大的树干像烟囱，他们好几个人扯起手来量树干的腰，在地上翻跟斗、打把式、练摔跤……大风天，只听得树冠被刮得呼呼地响，林子里一点风丝儿也没有。他去姥姥家，想家就是从想那片红松林开始的。

那是春末夏初的一个早晨，王弢子



起来揉了揉眼看看红松林，啊！墨绿的红松林不见了，昨天好好的松林一夜间变得灰蒙蒙的，火烧过似的。他喊起来：

“爸爸，您看红松林怎么了？”

爸爸过来看了看说：

“不好了！起松毛虫了，那松树叶子是被松毛虫吃光的。”

“怎么治服松毛虫呢？”

“现在治也晚了，树那么高，上去捉也捉不过来。”

“有什么好办法吗？”

爸爸说：“松毛虫是红松的天敌，松毛虫秋末从树上爬到地下，钻到地里过冬；春天来了，又从地里钻出来，爬上树吃松树叶子。被吃了叶子的松树，不能光合作用了，就停止了生长。预防松毛虫最好的办法是在开春松毛虫上树前，用浸了杀虫药的绳子扎在离地面1米高的树干上，松毛虫往树上爬，必须通过毒绳，染上了毒药的松毛虫，不久就死去了。”

“爸爸真有办法！今年春天为什么不在树身上扎毒绳呢？”

“一方面是因为毒绳太少不够用，再就是劳动力少，没发现这片松树林能起虫子。”

“怎么才能发现松树要起虫子呢？”

爸爸说：“现在的办法是，每年刚入冬，在一片松树林选几棵树，把树根周围的土翻起来，数一数一棵树根周围有多少条松毛虫，如果在30条以下，不用防治，形不成灾害。若是在一棵松树根周围过冬的松毛虫超过了30条，就必须防治，不然就要造成灾害了。林场人手太少，去年没检查这片林子，让松毛虫钻了空子。”

王舜子那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了，是少先队的中队长，手下有30多个少先队员，每双周五下午都要组织一次中队活动，有时帮五保户做好事，有时去扫马路，有时比赛唱歌、爬山、跳

绳。这一周王羿子想领全中队的少先队员到山上看松毛虫，把爸爸刚才讲的察看松毛虫、消灭松毛虫的办法教给少先队员们。星期五的下午，他领着 30 多名少先队员上了北山。在山场他指着一拱一伸正在爬行的松毛虫，给同学们讲怎样察看松毛虫，怎样用毒绳治服松毛虫……

朱喜来说：“学会了又有什么用，咱没有毒绳啊。”

“是啊，大家再想想别的办法。”王羿子说。

“用火烧。”

“不把林子点着了吗？”

“用开水烫。”

“谁能把开水浇到树顶上呢？”

“用杆子打。”

“谁能够得着？”

王羿子发现一条松毛虫在地上爬着，一拱一拱的，挺快，不一会儿就爬到他们带来的一个塑料口袋上，这时爬得就不那么快了。王羿子把塑料口袋慢慢地提起来，那条松毛虫更加吃力地向上爬着，爬着，不一会儿爬不动了，坚持了一会儿掉下去了。王羿子高兴地说：

“治松毛虫有办法了！”

“啥办法？”几个学生问。

“若是用一条光滑的塑料布扎在树干上。松毛虫爬到光滑的塑料布上不就摔到地上了吗？”

“它会再爬的。”

“再爬再摔，用不了几次就摔死了。”王羿子说。

于是大家干起来……他们过了一次极有意义的中队活动。

初冬到了，降了两次霜了，阔叶树上的树叶子变成了黄色，飘落着。又是个星期五的下午，王羿子领着全体队员来母树林过

中队活动。分三个小队，每个小队一把铁锹，一把镐，他们翻着松树根周围的上，打碎，找松毛虫。每个小队翻三棵红松树，共翻了九棵树，每棵树下最少找到了30多条松毛虫，多的一棵树下找到380多条。他们向老师和林场报告了明年红松母树林松毛虫要成灾的检查结果。林场场长非常重视这个情报，但却犯了愁：“上哪儿去弄这么多毒绳呢？”

王舜子说：“我们有办法。”

“什么办法？”场长问。

“在树干上扎塑料布。”王舜子说。

“扎塑料布有什么用呢？”

王舜子说：“我做过试验，松毛虫在塑料布上爬一会儿就摔在地上，再爬再摔，几次就摔死了。”

场长听了觉得有道理，忙说：“好孩子，塑料布有的是，又便宜。”

王舜子说：“为了保险，把塑料布裁成15厘米宽足够，用胶布粘。”

场长高兴地说：“到时候就这么办。”

第二年开化前，场长把林场家属、职工召集起来说：“据调查，母树林今年还要发生松毛虫灾害，用毒绳预防太贵，又买不到那么多毒绳，王舜子他们发明了用塑料布治服松毛虫的办法，现在请王舜子给大家讲操作方法。”

王舜子说：“把塑料薄膜裁成15厘米宽的条子，把塑料条缠在红松树干上，用胶膜粘好，离地面越高松毛虫摔得越重，若是离地5尺高，两次就可以把松毛虫摔死。大家照着做一遍……”

听讲的人给他们的老师——王舜子鼓了一阵掌，就给红松树扎塑料条去了。

又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中队活动。大地开化了，小草开给

发芽了。王弅子对少先队员们说：“这次中队活动，咱们到山上看松毛虫摔跟斗去。”

说完，少先队员们排成一行纵队，向山上的母树林走去。

小溪在哗哗地奔流着，小鸟儿在树上歌唱着，小花鼠在草丛里钻来钻去，夏天就要到了。

少先队员们来到他们扎过塑料薄膜的母树林，每棵红松树的腰上都扎着一条白带子，闪着光，红松树在微风中向少先队员们点着头，好像在向他们招手致意。

少先队员们来到扎着塑料薄膜的红松下，啊！真热闹！这里是松毛虫的世界：有的松毛虫躺在树下一动不动了，身上叮了不少蚂蚁；有的在地上打滚儿，一伸一屈；有的爬上了树干，用力地向上爬；有的爬上了塑料薄膜。在塑料薄膜上的松毛虫最有趣儿，刚爬上去的还能向上爬几步，越爬越慢，没等爬过塑料布就停下不动了，用力抓着塑料布，不一会儿头离开了塑料布，接着上半身子离开了，然后无可奈何地整个身子离开了，打着旋儿，重重地摔在地上。有的摔下来就一动不动了，有的不甘失败挣扎着再往树上爬，当然等着它的仍然是失败。塑料布条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防线，整个母树林里，没有一条松毛虫爬过塑料布条。

“太棒了！”少先队员们喊着，把王弅子抬起来在红松林里奔跑。



——王獐子系列故事之三

王獐子和爸爸去北京那次，坐的是汽车。汽车开出林区后，王獐子见公路两边不时地有些招牌闪过：“情未了酒家”、“勿忘我客店”、“过把瘾歌厅”……这些名字像西伯利亚的寒流，激得王獐子身上一颤，颤出一身鸡皮疙瘩来。

外地人到小兴安岭林区来看到的会是这样一番景象：路边郁郁葱葱的森林里不远处有一块石碑立在那里，上面刻着红字：“天下大事，防火第一！”、“饭可一日不吃，火不可一时不防！”、“护林防火人人有责！”、“大风天不烧火！”、“室外不吸烟！”、“火光就是命令！”……看了也会使人为之一颤，颤起一身鸡皮疙瘩来：怎么了？林区人以火为敌，向火宣战了？

小兴安岭上的桦皮犴子林场场部的院子里站着一个高高的防火瞭望塔，足有10米多高。看着从上面飞过的白云，塔在向相反的方向倒下去，可是就是倒不到地上。塔上装着一个手摇警报机，像汽车上的一个大灯，屁股上有个把儿，用手一摇就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连最远的楞场也能听见。摇的人怕听到这声音，常常是一只手摇，另一只手堵着耳朵眼儿。平时谁也不动它，发现火情谁都可以去摇响它，第一个摇响它的人是要受到表扬的。